

华莱士·史蒂文斯书信选

〔美国〕华莱士·史蒂文斯

叶丽贤译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美国 20 世纪最主要的诗人之一，一生致力于探索“客观现实”与诗人心灵中的“想象现实”之间的融合。他的诗歌意象奇特，语言脱俗，逻辑时常跳跃或断裂，有时颇似诗人的“呓语”。史蒂文斯是性格相对内敛沉静、交游不广的诗人。他一生较少远行，除古巴之外，从未踏上国门之外的其他地方，出于对妻子意愿的尊重，他也很少敞开大门，邀请朋友到家中做客或小住；通信成为他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想象异域生活的重要方式。在史蒂文斯的创作生涯中，书信写作还起到阐发旧作的内涵，激发新诗灵感的作用。他的诗学、哲学和美学观念都曾在自己的信件里留下演变的轨迹。这些都保留在了史蒂文斯的女儿霍莉编选的《华莱士·史蒂文斯书信集》（1966 年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出版）中。这部书信集收录了史蒂文斯从少年时代一直到病逝前夕所写的日记和书信（以书信为主，大都不属于公务信函）。其中有数十封是他追求艾尔西·莫尔（Elsie Moll）期间（1904～1909 年）写给恋人的情书。这部书信集还呈现了他在 20 世纪二十年代与哈里特·门罗（Harriet Monroe）在出版业务上的往来，佛罗里达之旅，诗集《风琴》的发表等经历。与诗歌暂别一段时间之后，史蒂文斯从 30 年

代起又开始书写新的诗篇，《秩序的观念》等诗集的出版让他赢得了一个小读者群；这时期的书信为他的诗歌和哲学提供了创作背景和基本的阐释。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史蒂文斯结下了自己生命中几段最重要的“纸上情谊”。他笔尖下的朋友有本土和海外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出版商，也有文学艺术的赞助人及其遗孀。读者从史蒂文斯的书信里不但可以窥见他对异域文明的兴趣，思想的连贯与转变，还可以领略他幽默风趣、情感真挚、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本专辑收录了史蒂文斯从1907年起写给恋人、朋友和亲人的十五封书信（译者对原文做了删减），全部出自霍莉·史蒂文斯编选的《华莱士·史蒂文斯书信集》（*The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966年版）。这些书信围绕的一个核心就是史蒂文斯如何看待自己的双重身份（诗人和法律界或商务界的“成功人士”），如何化解金钱和诗意的理想之间的矛盾。史蒂文斯的诗歌常因晦涩难懂而遭人诟病，关于这一点，他在书信里也有自己的说辞；另外，关于能否通过阐释让诗歌的意思明晰化，他也试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在书信里还就诗人的形象，诗人和诗歌在当今社会的作用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见解。他关于“影响”关系的声明是对喜欢穿凿附会的批评家一个有益的提醒。这个小辑里还有一封书信记录的是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喜爱。但他对中国道家思想、禅宗文化究竟了解多深，他阅读的“中国诗歌”是否真的就像中国诗歌，是一个需要慎重考察的问题。

译者

—
亲爱的艾尔西^①:

今天是你加入教会的日子吗？还是下个礼拜日？我刚才去喝茶的时候，还想起这个事儿。最近一直没听你提起过。如果今天真是你的日子，那你就不再是异教徒了，我要向你的新身份致敬！今早躺在床上读《箴言》，我留意到第三十章有这样一句诗：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

我就将这句诗送给你，来表达我的美好祝愿。我今天大部分时间是在雨中行走。我任凭雨点落在头上，淋在脸上。我常用的那些明喻，你是熟悉的，这次我又得说，这雨水就像沙漠里的甘泉。与温和的天气相比，阴冷的天气似乎对我更有好处。我在雨里看到一只蓝鸫，还送了它一个飞吻。礼拜六那天我在东奥兰治市^②，吃早餐前外出散步，我第一次见到知更鸟。现在这里猫柳四处可见，今日又多了泥泞和雾水。风在田野上追赶着重重雨雾。你不妨让雨珠在帽檐上集聚，听着雨水在鞋里咯吱响，衣物贴在你身上，沉沉的，冷冷的——你应该会乐在其中。你扑的香粉也许都会被风吹走，但你并不介意；你的脸颊也许会因血液涌上来而生疼。我在新林子里找到了一条新路。灌木丛里落满了歌雀，它们唱着曾在八月里歌唱的小曲。我一度停下脚步，闻着泥土和

① 史蒂文斯 1900 年从哈佛大学结业之后，前往纽约寻求发展。这封信写于纽约，日期为 1907 年 3 月 24 日（星期日）。艾尔西·薇尔拉·卡切尔（Elsie Viola Kachel, 1886—1963），又称艾尔西·莫尔，即日后的史蒂文斯太太，此时与史蒂文斯正处于热恋关系中。

② 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城市。

雨水的味道，向四周观望——忽然认出了这一切，就仿佛见到了最亲爱的朋友的脸庞。当时，我心里想“这就像见到一位朋友的脸。”我还想着该怎么如实跟你讲述这一切，好让你明白我想说的意思。重重的雨雾，稍远处被雨雾吞没的小树林，横扫的冷风，喧闹的僻处，一块块残冰，一处处积雪——这一小片野地都归我所有，不与任何人分享，甚至不与你分享——它使我成为了真正的自己。它对我的助益远远超越了所有的事物。你与它不同。我准备好了的时候，会为你弹奏一首鲁特琴曲，艾尔西是可以歌咏的柔美名字。你把我变成了恋人，这样我就不能再做别样的人。但今日，我逃离了出来，享受着每一丝自由的气息。此刻，既然我已经回来了，我演奏的鲁特琴曲一定会比以前更优美，更欢悦。安德鲁·朗格^①有一首十四行诗可以作为这一切的注解，可以形容我内心自由的感受；也许，这首诗对你来说是陌生的——我把它抄了出来：

那人倦乏地躺在花园里，小憩片晌，
就在普罗塞皮娜领地的侧畔，
瑟茜^②的歌声和美酒伴着他安眠。
爱伊亚小岛早已忘记了海洋，
唯有鲁特的情曲在低声悲怅，
唯有恋人憔悴的身影在哀叹。
终于，他再次欣喜地舔到唇上的海盐，

① 安德鲁·朗格（1844—1912），苏格兰童话作家，人类学家。

② 瑟茜是《奥德赛》中的女巫，住在爱伊亚岛上，曾与奥德赛相恋，将他留在岛上一年。

看见辽阔的天空。就像此人一样，
人们欣喜地从现代语言的诗歌中
转身回望星辰；在比浓重的花荫
更远的地方，他们感到自由的劲风
正迎面吹来；透过柔靡时代的乐声，
他们听到西面海滩上潮声的轰隆，
那是《奥德赛》的汹涌澎湃，雷霆万钧。

今日的我就像奥德赛那样四处流浪，只顾得贪懒偷闲，请你见谅；毕竟，我现在已经忏悔了。前面的引诗有点长，我保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引用这么长的文字了：引经据典是会毁了一封书信的。下礼拜六我可能会搭乘早班火车去你那里；可是，即便我坐五点的火车离开纽约，我也不敢肯定能与你碰得上面，因为这趟火车是最不准点的。要是你能在火车站与我见面，那该有多好啊。也许从来没有人在那里顺利碰头过。还有，我的行李到时会碍事，而且我也想换上干净的衣领，这样看来，不如到你家里相见更方便。我们倒不用守在家里，如果天气晴好，如我期待的那样，我们可以马上出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天晚上会有月光，是不是？我觉得会有。要是约在别处碰面的话，你见了我不留胡须的样子，恐怕就认不出我了。今早我把胡子剃掉了，看起来有点怪怪的。现在差不多又得搬家了。昨日天气相当暖和，我回到家，房间热得像烤箱。到七八月时会是什么样？如果能在长岛离城不太远的地方找到一个舒心的住处，我等事务所里的情况稳定了，就立即搬过去。就目前的事态来看，我不知道接下来每一周是不是都要去所里；到季末了，要朝有利的方向做点调整，

着实很难。有时我想，要是形势没有马上好转，我就收拾行装，前往加利福尼亚或其他偏远的地方。纽约没有什么能成为我的工作动力：我想要的当然不是钱，但我必须时常想着钱的问题。纽约是一座忙碌、活跃、充满力量和生趣的城市；这里很多人都在说，他们宁愿做包利街^①上的路灯杆，也不愿意做黎巴嫩的雪松。而我呢，当然，更倾向于选择雪松。你以前笑过我总是郁郁不乐吧？没有的话，现在就尽情嘲笑吧，因为跟你说这些话简直是暴虐至极。唉，我竟然跟你说了这么多不应该说的话。曾几何时，我发誓不再斥责别人；就在今晚，我发誓不再引经据典（就一阵子）；而此刻，我又发誓从此要快活起来。墨水渗进了我的血液里——我会在黑墨中划出一条线，写下蓝、白、粉红、蓝紫、紫红、大红、茶褐、橘黄、棕褐——并摇响我小丑帽上的铃铛。听，叮叮叮！华莱士，做个快乐的小傻帽！眼前这位女士不是寡妇，也不是孤女，而是大家闺秀哟。哦，姑娘啊，我们还在生者的土地之上，我们还在太阳底下。就让我们一起佩上铃铛，从此永不长大，永不亲吻彼此；我们一同嬉戏，从不思量，从不企望，也从不梦想。这样能阻止“时间”与“自然”吗？“自然”是残忍的母亲，你刚刚牵上她的手，而我认识她的时间比你略长一点，还是把她困在我们的陷阱里吧！他们说，明早天就会放晴了。我觉得自己可以彻夜不眠，等待明天太阳升起——但那未免有点不知节制。晚安，亲爱的陌生人，亲爱的“艾薇卡”^②，你不是这么叫自己吗？你不就是“艾薇卡”吗？很开心又能见到你，与你一同散步，一起闲聊，与你一块做世界上任何一件事。

① 美国纽约市的一条街，以廉价旅馆、酒店众多著称。

② 原文为“E. V. K.”，即艾尔西全名的三个首字母。

深爱你的，招你烦的，
心怀好意却又不可理喻的
华莱士

二

我挚爱的“波波”^①：

这是一首用来迷惑你的幻想小曲——一篇拼凑之作——关于音乐的……我们在倾听音乐时，内心常会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感受，音乐的这种神秘效应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认为音乐在触动我们内心的时候，其实是在触动我们的“记忆”？我说的不是个人的记忆，即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记忆，而是我们所继承的记忆，我们从本民族和无数其他民族的前人那里所获得的记忆；靠着这样的记忆，我们得以重新体验这个世界上曾经全部的生命，数以百万计之人的所有心绪、激情或感受；这些男男女女如今早已不在，但他们的生命却在不知不觉间渗透进我们的生命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样的记忆深藏在我们心中，无形无象，如此朦胧，唯有音乐的朦胧，才能微妙地触碰我们的心灵，隐隐约约地将其唤起，直到

它记起曾经庄严的家园，不禁

① “波波”是史蒂文斯给艾尔西取的一个昵称。这封信写于1909年3月3日晚。史蒂文斯喜欢音乐，乐器以及与音乐相关的其他词语常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有时甚至被用作诗集的标题。从这封富有抒情和幻想色彩的书信中可以窥见史蒂文斯对音乐的感悟。

喃喃自语，犹若大海在喃喃细语。^①

不过，我并不需要强化什么主题——所以就把诗歌略去了。没有诗歌，依然不乏妙笔。我把已有的散文片断贴到自己的序言里，我说“伟大的音乐”能抵达“我们内心不可测的深处”，激起“藏于其中的神秘过往”。我还说，“有一些曲调能唤起往日所有青春、欢乐、柔情的幻影；有一些曲调能让昔日的激情去而复返，勾起隐隐的苦痛；还有一些曲调能让所有消亡的庄严、伟大和光荣之感，所有已逝的狂喜之情，所有已被遗忘的高尚情怀死而复生。”我还说，我们每个人在听到音乐响起时，都会觉得“自己心里卷起了回应的旋涡，这旋涡来自生死之海，深不可测，交缠着人类古老的欢乐和痛苦”。我一向知道一个人的气质是可以无限扩散的，不过，个人气质的扩散在音乐之中最为突出……竖琴上所有那些长弦奏出的乐音，在我听来，总是如此优美，妙不可言，它们所震颤的，不只是我们肉身的耳朵，而是未知的官能……一个人在音乐会上所聆听的（希望他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不只是谐调的乐声，还有无数灵魂的低语，它们汇聚在那个临时复活的灵魂之中，呼应着它，一动一息就像徘徊在梦与睡眠之间的心灵；处于其间的心灵并没有察觉自身的动向，并没有辨认出那些飞窜的形象，而实际上那些形象正是其本质的幻影。一首来自东风的幻想曲，作冥想之用。

爱你的，

华莱士

① 引自英国诗人沃尔特·萨维奇·兰铎（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的长诗《盖比尔》（*Gebir*）第1卷。“它”在原文语境中指的是海螺。

三

我亲爱的“玫瑰帽”^①：

【……】^②——你也许会好奇，我今晚都在做什么。我呢，还在继续研究冈仓先生^③的书，浮光掠影地读了不少。接着我去看了一个展览（到那里已经九点了）。展览主要是与挂毯有关。不过，那里还展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古老乐器。其中一种有十六根弦。有一种鲁特镶嵌着珠母层；展品里还有法国风笛。我看到两间小室里陈列着玉雕——或者类似的小玩意。我知道这个东西十分珍贵，但看不明白其中的名堂。我要不要给你寄一两张图片，给你办个私人展？瞧，我都给你拿出来了，全部是中国人的手笔，已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

鹅黄，碧绿，绯红，莹白，赤金，棕褐；

天青，橘黄，暗绿，黄褐，乌黑，赤金；

天蓝，朱红，莹白，赤金，碧绿。^④

我不知道你对中国的感觉跟我不是一样。那个地方如此遥远神秘，如此虚幻不实，来自那里的一些小实物竟会让你觉得无比奇

① “玫瑰帽”也是史蒂文斯送给艾尔西的一个昵称。这封信写于1909年3月18日晚。

② 霍莉·史蒂文斯编辑此信时删去了开头的文字。下文凡是原编者删除的部分，都以【……】这个符号来表示。如果是译者对原文所作的省略，则以『……』来标识。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③ 即冈仓觉三，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美术家、美术评论家、思想家。

④ 这三组清单罗列的是史蒂文斯在展览上看到的三幅中国画所用的颜色。

妙，不可思议。我最近一直在阅读中国人对风景的感受。我们有一些传统题材是艺术家喜欢描绘的（比如“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圣母与圣子”等等）；中国人也一样，大自然或风景中有一些样态就属于他们自古传袭的题材。将这样的景物罗列出来，甚是好玩，就像以前寄给你的“美妙之物”的清单一样^①。瞧，这就是要给你看的单子（我以灵魂起誓！）：

烟寺晚钟

渔村夕照

山市晴岚

远浦帆归

洞庭秋月

平沙落雁

潇湘夜雨^②

这个单子包容万象，是我见过的最为奇特的事物之一。比如，任何一幅暮色图都可以归到第一个标题下面。“四周万籁俱寂，旅人心里想着‘白昼要结束了’，就在此时，耳畔响起远处那期待中晚钟的声音。”^③ 从东方带回来的这包奇异之物里，最后还有一样东

① 史蒂文斯常在书信里随意罗列一些他觉得可爱的事物（比如动物、植物、器件等）为艾尔西消愁解闷。

② 史蒂文斯只列出“潇湘八景”中的七景，独缺“江天暮雪”。

③ 这句话引自英国艺术理论家劳伦斯·宾扬（Laurence Binyon）的著作《远东的绘画》（1908年出版）。宾扬在这本书中论及中国南宋禅僧画家牧溪所绘的《烟寺晚钟图》（现藏于日本），并对画作的内容作了简要描述，史蒂文斯从中引用了一句话。

西要给你看，那是王安石好几百年前写的一首小诗：

已是夜半，房中阒寂无声，
更漏流尽。我难以安眠，
美丽的春花在夜色中颤抖，
而月光将花影投到了遮光帘上。^①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它更优美，更带有中国风——“绿叶帽少爷”^② 这就对王安石鞠躬致意。哦，不，王安石已经安眠，我们还是不要去搅扰他了。接下来一两周，我还会在亚洲的积尘里继续拨弄，不知道我又会搅扰到谁，又会翻拣出什么。多么奇怪啊，我们对亚洲，对那儿的一切了解得那么少！我多么急切地想一夜之间把它了解个遍！不过，亚洲（我们的的心灵转眼间就从皮喀底^③飞到那里）就留待其他什么时候再谈吧。我希望这周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礼拜天外出散步。比所有书籍都要美好的，是有风的、鲜活的空气。到了入暮时分，风会将星星吹得格外明亮！傍晚天色转暗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当时天上有至少十几颗大大的、金亮的星星，它们似乎不属于平日的天空，而更像是属于三月的季候。【……】

你的
华莱士

① 王安石的原诗为“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史蒂文斯所引的英译也是出自《远东的绘画》一书。这个译本只是对原诗的简略复述，与原诗相比，可谓面貌殊异。

② “绿叶帽少爷”是史蒂文斯给自己取的绰号，与“玫瑰帽”相配。

③ 皮喀底为法国北部一地区。

亲爱的拉提莫先生^①:

「……」

我在思考时，很难不使用抽象思维。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为了避免抽象性，我常在本能驱使下，找到那些能表达抽象观念但本身并不抽象的事物。比如说，关于“雕像”，我最近就写了不少东西；在《南方评论》刊登的那首诗里^②，“雕像”是“艺术”的象征，但“艺术”这个词我是从不会使用的，即使不得不用时，心里也会觉得厌恶。在《本肖先生和雕像》中，“雕像”也是一种象征，但并没有明确象征“艺术”；“雕像”的用意在此有所拓展，依据我自己的界定，它象征一种“实在之物”^③。“社会”也是对我来说不好使用的词语^④。我重申一下最近说过的话：所有这些手段只是为了诗歌写作，让诗歌尽可能忠实于我自己，让它尽可能接近我头脑中的观念。

「……」

「……」我想前一首诗^⑤真正表达出了我内心的想法，即诗人在纷扰的社会中或者在任何社会中的地位。诗人不能拥有哲学家的地位，他的诗歌不能向最敏锐的心智、最透彻的灵魂展示哲学所能展示的一切以及唯有诗歌才能传达的种种，这是毫无道理的

① 罗纳德·莱恩·拉提莫 (Ronald Lane Latimer) 曾编辑出版过史蒂文斯、威廉斯、艾伦·泰特 (Allen Tate) 等人的诗集。该信写于 1935 年 11 月 5 日。

② 即《老女人与雕像》一诗。

③ “实在之物” (things as they are) 指的是与“想象之物”相对的客观事物。

④ 史蒂文斯的言外之意是：所以，他不得不用“雕像”来指代“社会”。

⑤ 即诗集《秩序的观念》中《莫扎特，1935》这首诗。

事。《莫扎特，1935》对此有所暗示。如果我能找到时间将其中的暗示扩展开来，“雕像”系列将会又多一首以此为题材的诗作。

「……」

如果诗歌导入的是秩序，所有卓越的诗篇导入的都是秩序，如果这种秩序意味着和谐（即使和谐是一种“幻觉”），与如今社会各阶层的人承认不再重要的诸多事物相比，诗歌难道不那么像是一种“幻觉”吗？^①难道让生命焕然一新不是紧要之事吗？由此来看，改变诗人的地位至关重要。人们对诗人的传统态度也许是如今这一批诗人应得的。可是，在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要创造出一批新型的诗人，却是颇为棘手的任务。

你的朋友，

华莱士·史蒂文斯

五

亲爱的拉提莫先生^②：

要你放弃爱希斯蒂出版社，无异于要我放弃写诗的念头。很多年前，我倒是具备了诗人的一些基本品质，如富有想象等，不过，我还是有意放弃诗歌写作，因为尽管我热爱诗歌，但有很多东西是我想不费力就得到的。当时我想做那个年龄的人想做的所有事情：在法国的乡村生活，在摩洛哥的茅舍中居住，或者在基

① 史蒂文斯所说的“幻觉”（illusion）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有益的虚构观念。这个用法在本辑标号为六和九的书信中同样可见。

② 拉提莫为人神秘，常变更收信地址、笔名和职业，曾一度从文学圈和出版业消失，世人对其生平知之甚少。这封信写于1937年5月6日。

韦斯特岛^①上的钢琴盒中栖身。但我不喜欢一直被金钱苦苦折磨，一点也不喜欢穷困潦倒这个观念，所以我像其他人一样努力工作，这一坚持就是很多年。

如果你也做了我这样的选择，这不过意味着暂时转身离开。举个例子吧。格林尼治^②有个人在经营一家出版社。这听起来不像一个故事，因为我不记得这家出版社的名字了，不过，我倒记得这个人曾是拉扎德公司^③的一员。他如今已经赚够了钱，终于可以做你也乐意做的那些事；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常雇的员工大概有六个。我不喜欢他的书，但那只是趣味有别，我们的理念却是相同的。如果你也着手经商，不管是做哪一门生意，只要你一心一意把这门生意照料好，坚持个二十五年吧，你的状况就会有彻底好转，到时你回来重拾旧业，必定会因为这段离它而去的时光而做得更好。人总不会变到哪里去；到时，你也许不会和原先的你一模一样，但大体还是同一个人。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乐于为你做一点力所能及之事。不过，秋天到来之前，我恐怕写不了什么东西。这是一年之中适合运动，适合捡起愉悦的心情，适合八点坐下来吃晚餐，九点上床睡觉的季节。昨晚我上楼以后，把房间里的东西重新布置了一番，我的家人上来一看，都不禁目瞪口呆。我床铺的一侧，此时除了窗户，什么都没有；我躺在床上，除了树，什么都看不到。不过，有一只野兔常来挖地里的球茎；我早晨躺在床上，不是侧耳倾听周遭

① 基韦斯特岛是佛罗里达州一处旅游胜地。

② 格林尼治是康涅狄格州西南部的一个城镇。

③ 拉扎德公司成立于1848年，最早经营纺织品业务，后来逐渐转向银行以及外汇业务。

都有什么动静，而是替兔子发愁，琢磨着他这顿早餐究竟吃什么。

祝你好运！

你真挚的朋友，
华莱士·史蒂文斯

六

亲爱的西蒙斯先生^①：

『……』

一位诗人正是让别人通过自己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从而使自己的想象成为别人的想象。大多数现代活动都是在消解这项活动。这个世界是经过绘饰的，而大多数现代活动都是在刮除外表的颜料，去触摸世界本身。想象具有强大的连通功能，它的影响终究无法消除。令我惊讶的是，你竟然会觉得这是个问题，毕竟你每天都可能通过别人的眼睛，借助别人的想象来看各种各样的事物。想象就是诗人最主要的力量之一。

关于逃避现实：起麻醉之效的诗歌是对现实的逃避，即贬义的逃避。所有幻觉都含有某种有益的逃避倾向。我使用“幻觉”一词，意味着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来界定贬义的逃避与非贬义的逃避之间的不同；也就是说，这是错觉与幻觉（或有益的幻觉）之间的不同。不用说，我认同的是有益的幻觉。根据我个人的想法，上帝这个观念就是一种有益的幻觉。

『……』

关于社会责任：这个问题，简单说来，就是诗歌是否属于

① 这封信写于1942年2月18日。

“实在之物”。我认为它是“实在之物”。如果它是与现实脱离的，我就不会认为它是“实在之物”；不过，它有自由的选择，或者说，应该有这样的选择。它没有责任让自己附着于政治现实、社会现实或者某种社会学等。

书信篇幅有限，无法逐一分析你提到的那些诗歌，但有一首诗（《关于一只老号角》^①）是我特别喜欢的。所以，我早上看了一眼，想找找难点在哪里。我想现在明白了。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些东西在脑海中就已完成了；我以自己的方式把它写了出来，并不在乎结果如何。我倒不是想说自己故作晦涩，我想说的是，当我把东西写出来以后，从自己的思维方式来看，它是自足完满的，我就不再管它了。毕竟，只要东西在那儿，读者就能领悟得到。也许，他无法马上领悟，但只要有足够的兴趣，他必定会有所领悟。如果一个人写作时抱着故作晦涩的心思，这人无疑是个骗子。但如果这人让本是费解的东西保持费解的原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如果他要对自己的东西加以解释的话，从他的思维方式来看，那无疑会让它变得面目全非^②。不过，我还要跟你说一下《关于一只老号角》的含义^③：

人类在大自然中看到自身的是自身的影子。假设我们人类从头开始演变，比如，从禽鸟开始，我们在人类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影子，

① 《关于一只老号角》是史蒂文斯的诗集《一个世界的几个部分》中的一首诗。

② 这段话可以解释为何史蒂文斯的诗歌很多时候是晦涩难解的（尽管史蒂文斯不承认自己是故作晦涩）。

③ 史蒂文斯声称阐释会让诗歌变得面目全非之后，又不得不跟西蒙斯仔细解释《关于一只老号角》的含义。有时候，他解说完某一首诗之后，会要求对方销毁他的注解，或者希望对方不要从中引用。可见，史蒂文斯并不希望他的诗歌只限于一种理解，或者说，他诗歌的意涵是固定不变的，但有时候他不得不借助“解释”这种权宜之法。

就会说也许我们曾经是**人类**，或者说我们可能会变成**人类**。这是诗里出现的第一声号角的短鸣^①。当我们从禽鸟转变为人的时候，很可能会伴随着一些奇怪的事情。雏鸟变成婴儿，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转型特征。我之所以想到老鼠的尾巴，而不是鸟喙或羽毛，我也不太清楚。也许是因为当鸟儿的尾羽消失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像老鼠的尾巴。

随着不断演化，我们开始像人类那样思考，但是在我们的思维里，仍残留着原始的状态。这里又有一声号角的短鸣^②。禽鸟歌唱的对象很可能会变化，就像人类歌唱的对象一样，所以，不管是禽鸟还是人类，都只有自己的号角可以吹奏，都只有自己的合音法^③可以借靠；坚毅的精神是我们每个人唯一“坚固的堡垒”^④；没有这样的精神，我们就生活在混乱无序之中……我们不妨来做一个试验，发挥想象来再现混乱无序的状态。星辰离开了自己的位置，漫无目的地转悠，如同夏夜里的昆虫。这是最后一声号角的短鸣^⑤。这就是所有的要点。天体奏出的唯一的音乐，或者说宇宙唯一的音乐，就体现于精神秩序中。

这并不只是对此诗的解释；我清清楚楚记得这是催生此诗的想法。对不习惯奇异的诗歌思维的人而言，这样的解释看起来非常怪异，但是你已经明白了：正是这样的怪异特征赋予了它诗意的色彩。

① “第一声号角的短鸣”指的是《关于一只老号角》第五、六行中绕树的鸟儿鼓着红肚皮吹响的号角。

② “又有一声号角的短鸣”指的是该诗第十行鸟儿鸣鸣的吹奏声。

③ 原文为“synthesis”，在这里指的是将声音合成曲子的方法。

④ 原文为德语“fester Burg”。

⑤ “最后一声号角的短鸣”指的是该诗最后一行那几个拟声词所模拟的号角声。

如果你理解了此诗的正文，你自然就能理解标题的含义。兽类用嚎叫来挑战彼此；禽类用声音来安慰彼此，以声音作为鼓舞彼此的主要手段，等等。照此推理，在荒漠中吼叫的狮子与在黑暗中吹哨子的孩子不无相似之处；他们都在吹奏古老的号角：那是古老的号角，也许是最古老的号角。

你真挚的朋友，
华莱士·史蒂文斯

附：

关于一只老号角^①

—

鸟儿老是说，禽类是人类转变的，
或者将变成长着人眼的兽类；
肥若羽衣的男人^②，点数呼吸的吝啬鬼^③，
还有那些忧郁者会歌唱的女人。
于是，绕树的鸟儿鼓着红红的肚皮
吹响了号角。是否可以说那就是
一个婴孩，长着老鼠的尾巴？

那些宝石

① 原信并未附有此诗，为读者方便，特将此诗译出，附于此处。

② 鸟儿是用自己的语汇来描述歌唱的对象，所以才会说“肥若羽衣（feathers）的男人”。

③ 吝啬鬼一般点数的是金币，连自己的“呼吸”（breaths）都会点数的吝啬鬼可以说贪吝到了极致。史蒂文斯用这个意象很可能因为“呼吸”或者“气息”与该诗的核心动词“吹奏”（blow）有关联，而且与第十四行中的“声音”或“声息”隐约呼应。

有蓝紫、黄色、紫红、粉红的。鸢尾草
开出了白花^①。于是，鸟儿呜呜地吹奏着。
是否可以说他歌唱的是宝石里
如意识般虚幻的颜色，而非那因阳光
而暖热的芳香？

至少，他在细弱的声音或声息里
发现自己成为了人；至多，他在抵抗苦难中
宣称自己为人，也被宣称为人。

二

倘若协同运转、犹若一体的星辰分崩离析，
像萤火虫般飞舞在夜的黑洞里，
噼啪噜，噼啪啦，噼啪啰姆……其余都会腐灭。

七

亲爱的布雷特先生^②：

『……』

『……』我想再说一次，一个人不会这一分钟还是律师，下一分钟就变成了诗人。你在第一封来信中说，我正是在某个点上由律师转变成为诗人。哪会存在这样的分界点？我对诗歌一向兴趣浓厚，自小就是如此。尽管我并不熟悉你本人，但我毫不怀疑，你也是这样的人。

没有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像我对待诗歌那般认真，但这并非运

① 鸢尾草一般于每年四月至五月开花，正是鸟儿活跃的季节。

② 哈维·布雷特（1909—1968），美国诗人、编辑、书评人。

用意志的结果，而是一向就有的兴趣的自然生发。而且，我的心智不能一分为二，一半用来处理法律事务，一半用来创作诗歌。我是用全部的心智来做每一件事，就像你用全部的心智做每一件事一样。

我想你真正的目标是要摧毁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诗人形象，即被丑化的漫画形象。你在来信中说，成千上万的人……

“认为一个人的健全逻辑……与其对想象的探索是无法兼容的”；

成千上万的人相信……

“诗人全都是游手好闲的人，不穿衣服，爱酗酒，喜欢‘异想天开’——要不然，他就是不可触碰的神人、先知。”

反倒奇怪的是，我认识的有健全逻辑的人，我认识的很多这样的人，并不认为诗人游手好闲，不穿衣服，爱酗酒等。对诗人形象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每天还在发生变化。就在前些年，人们开始把华金·米勒^①或沃尔特·惠特曼当作最接近典型诗人的形象。可再久之前是这样吗？那些自诩通情达理的人士不是曾凭一己喜好，把诗人看成装腔作势之流？诗人如今与长相怪异的演员一样，已然被归入怪人一类。当你想起演员的时候，你是把他们视为某种典型，还是把他们当作身边的普通男女？假设你把他们看作身边的普通男女，你为何不能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诗人，把他们当作身边的普通男女来对待？

事实上，人们关于诗歌本身的观念也已发生了变化，而且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诗歌这种东西所吸引的或者应当吸引的是高智

^① 华金·米勒（1837—1913），美国诗人，拓荒者。

识之人，而不是你提及的那些人中奇葩。我想，大凡有点影响力的诗人都会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与生命息息相关、不可或缺的工作。这样一种人却被描绘成“游手好闲的人，不穿衣服，爱酗酒”，被随意刻画成古怪之人或怀才不遇之人，这简直太荒唐。所谓当代诗人，只不过是同时代写诗之人。他长得与别人无差，行为与别人无差，着装也与别人无差，他绝不是百无一能之人。

我不愿意让你扫兴，所以写了这封信，如果你愿意，可以从中引用一些，或者全篇引用。但我坚决反对采访、拍照这类事情。你说你的文章“基本还只是一个想法”。这封信至少能对你的想法作点贡献。如果我们能消除过去所有的漫画形象，不仅包括诗人和演员的漫画形象，也包括商人、酒保等很多人的漫画形象，我们才能真正看见每日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事物；不过，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你真挚的朋友，
华莱士·史蒂文斯

八

亲爱的霍莉^①：

【……】关于读大学的事，不要急于做最后的决定，我恳请你不要这么做。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表达，没有相关的生活体验，你不大可能知道你正在做什么；哪怕你在其他事情上再有把握，

① 霍莉（Holly）是史蒂文斯的独生女。这封信写于1942年10月26日，当时霍莉为瓦萨学院二年级学生，有意辍学就业，史蒂文斯写信给她，劝她在谋求生计与个人理想之间谨慎作出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蒂文斯的建议有悖于他早年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所作的决定。

那也无济于事。你有一种不安定感，但千万要打消这样的顾虑。所有人在独自面对自己，在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感觉；平时如此，如今处于这个为生存而艰苦挣扎的时代，更是如此。你也许能求到一份工作，但从长远来说，你找不到自己和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想你可能受了周围朋友的影响，这样的影响甚至是无意识的。对于结交什么样的朋友，我们一直没有给你施加压力。但是，请你相信我的话：谋求生计不啻于荒废时光。生命中没有什么要紧之事是与谋求生计息息相关的；我曾希望你会慢慢找到能真正施展你的才智和想象的领域（尽管暂时还谈不上有什么方法），你所做的事至少能构成你生命中一件要紧之事。待在学院里读书，在这样敏感的时期用一段时间放松、学习和反思，这是你找到自己和属于自己的事业最便捷的道路。也许，你最主要的困难是一直没有养成刻苦学习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很快就能成为无穷尽的快乐的源泉。你大多数朋友所处的位置将永远不会有改变。他们没有计划，也没有抱负，偶然求到一份工作，就紧抓着不放手，就这样抓着生活下去。

你所抓着的应当让你高于周围的一切。你也许从没有说起你内心的美好，但你要学着朝这样的美好而生活，终生都致力于它。你身边充满了骚动，社会和政治的骚动；它获得的所有力量，所有支持，只来自一点，那就是对美好的热爱。罔顾这一点，去谋求一份工作，无异于爬进一个小洞里，躲在其中。没有勇气，你怎能前行？

爱你的
爸爸

九

亲爱的丘吉先生^①:

让·华尔^②的来信(我已随此信奉还)谈到了一点,最深得我心;他说,阅读《朝向超级虚构的札记》^③是一种愉悦的体验。我不知道评论家会说什么,因为这本书无疑会被前一本书《一个世界的几个部分》的影响所笼罩。不过,有一点我想我说的是正确的:在与《一个世界的几个部分》相关的书评里,没有一篇提到(哪怕只是暗示)这本书给了阅读者愉悦的体验。在这个时代,能用这样的东西愉悦高智商之人,我们还有何求呢?我的书给让·华尔带去了愉悦的体验,我当然感到莫大的“满足”(这个词表示的是它在法语中的意思)。非常感谢你将他的信件抄送给我,也感谢你用法语在信尾所写的附言。为何你不用法语给我写信呢?至少可以时不时用法语写信给我。不过,我恐怕得用英语回复你。

只有当你试图将《札记》里的诗作整理成某种体系的时候,你才能断定《札记》并不是对某种哲学理论的表述。哲学家是从不会感到心安的,除非他在着手整理体系,即构建理论的时候。

① 这封信写于1942年12月8日。亨利·丘治(1880—1947)是美国作家,也是文学艺术的赞助人。史蒂文斯的长诗《朝向超级虚构的札记》正是献给亨利·丘治本人。

② 让·华尔(1888—1974),法国哲学家。

③ 正如该信后文所示,史蒂文斯试图在《札记》中描述“超级虚构”的特点,他将其中每个诗歌片段都看成探寻“超级虚构”之路上的环节(当然,他也承认,这些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严密,也不成体系)。标题“Notes toward a Supreme Fiction”中的“toward”有“面向”或“朝向”之意,意味着“超级虚构”是诗人努力追求的终极目标。《札记》并不等同于“超级虚构”本身,也不只是关于“超级虚构”的静态描述。所以,译者并未采用国内已有译本的译法“最高虚构笔记”。

不过，我这些诗歌只是“札记”而已；我的书名就点出了问题的核心。这个书名还暗含了这样的信息：像“超级虚构”^①这样的东西是可能存在的。

大约一周前，有一天晚上，三一学院^②的一位学生到公司里，与我一同走回家去。我们谈起了《札记》这本书。我说，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无法真正相信一样事物，除非先承认它是一种虚构。那位学生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明知一样事物是不真实的，却依然相信它，这太荒诞不经了。但是，显而易见，我们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对一些事物，我们是乐意悬置怀疑态度的；但如果在我们的精神里有一种乐于相信的直觉意志，或者说，有一种乐于相信的意志（不管是不是直觉性的），在我看来，我们也同样会对虚构悬置怀疑的态度，就像对其他事物悬置怀疑的态度那般容易。有一些虚构属于现实的延伸。很多人，就像你的新英格兰祖先和我的荷兰祖先一样，坚定地相信天堂是真实存在的。天堂其实就是现实的延伸。

我不知道“超级虚构”会表现为何种形式。《札记》的基本观点就是它不表现为任何固定的形式；它是抽象的^③。当然，就长远来说，诗歌将成为“超级虚构”；诗歌的精髓就在于变化，而变化的精髓就在于给人愉悦。

普林斯顿市有一本叫作《异想天开》的杂志。不久前，他们

① 史蒂文斯所谓的“超级虚构”（supreme fiction），简单地说，就是“想象”与“现实”的完美结合，以替代在现代生活中影响日渐衰微的宗教信仰。

② 哈特福德市的一所文理学院。

③ 史蒂文斯说“超级虚构”是“抽象”的，其实是想说：诗人要想获得“超级虚构”，首先得抽去自己感官中各种积存或沉淀已久的意见、观念或阐释，用“原初的观念”来看世界，恢复人类最早那种新鲜的眼光。

向我要过一首诗，我给他们寄了一首题为《隐喻的动机》的作品。这是对上一段最后一句话——变化的精髓就在于给人愉悦——的解释：它能激起欢悦振奋之情；所以，关于“超级虚构”还是存在某种理论的，只不过在《札记》中的体现少之又少。《札记》是一本杂集，不易将隐含其中的东西归纳成理论。比如，如果我们愿意相信虚构是现实的延伸，是我们必须相信的“物自身”（a thing in itself），接下来我们就得考虑的问题是“幻觉”的价值。这个问题以“逃避现实”为名，和其他问题一样困扰着人们。关于奥兹曼迪斯那首诗^①就是对“幻觉”价值的解释。

诗篇之间的关联确实不同于我们所期待的哲学著作中段落或章节的关联。起初，我是试图遵循某种体系的，所以，将第一首诗取名为《重塑》。让·华尔一上来就发现了这一点。通往“超级虚构”的第一步就是摆脱所有现存的虚构。事物的面貌在清净的空气里比在煤灰里更醒目突出。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如果严格按照某种思路展开，我将无法保全所有我真正想在作品中体现的特质，我很可能制造出什么也不是，甚至连诗歌也不是的东西。

事实上，这本书必定会成为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即使我在这世上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坐在篱笆墙上思考事物之理，这本书也只会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你只需稍微想想，就会明白“虚构”这个观念是可扩展的。我完全可以出一本《超级虚构理论》，我还可以试着写一本《实例之书》，诸如此类。关于《札记》就谈这么多。

「……」

你真挚的朋友，
华莱士·史蒂文斯

① 这首诗是《朝向超级虚构的札记：它必须变化》中的第八首。

亲爱的菲耶勒先生^①：

你四月四日给我来了一封信，我试着作了回复。你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回答起来，还真不是易如反掌之事。杂志出版后，我很想要一份，看看人们对这个问题怎么各抒己见。

你真挚的朋友，
华莱士·史蒂文斯

回复：

在美国，所有角色都屈从于政治家的角色。

我们可以将政治家作为诗人的反衬，以此确立诗人的角色。诗人是大众生活，即公共生活的消纳者。而政治家则是被公共生活所消纳。诗人是个性化的，政治家是共性化的。诗人身上的个性正是其诗歌的源泉。如果这么描述诗人与公共生活的关联以及他诗歌的起源是恰如其分的，这意味着诗人面临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他自己。

这倒不意味着诗人是孤僻幽独之人。不过，这确实意味着他不应该像政治家那样，听任自己被公共生活所消纳。他必须保持个性。作为个体，他必须保持自由。政治家希望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样，被公共生活所消纳。这样的期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个性的损害。诗人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维护自身的自由，那是他有望创作

^① 这封信写于1946年4月16日。罗尔夫·菲耶勒（Rolf Fjelde, 1926—2002）为美国剧作家、教育家、诗人。菲耶勒当时是《耶鲁文学》杂志的编辑。他曾致信史蒂文斯，就当时美国年轻作家所面临的问题征求他的看法。史蒂文斯的回复刊登于第112期的《耶鲁文学》（1946年春）。

出有意义的诗歌的唯一前提。

如果人们要从诗歌里寻求根本的满足，诗歌必须在智性的广度和力量上不断提升。这是召唤最伟大的诗歌的时代。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从没有像现在这么肤浅，对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的喜爱也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淡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更深刻地理解世界，都需要更深情地喜爱它。这些都是强大的外力，逼使诗人发挥其作为价值或信念的鉴识者和创造者的作用。这就是诗人所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

『……』

十一

亲爱的菲欧^①：

『……』

你还提到了普鲁斯特。我最近发现普鲁斯特身上唯一真正有趣的地方就是他的诗人身份。这似乎是个大发现，可普鲁斯特的本质或者说全部的本质就是如此；这是可以说得通的。普鲁斯特从多个层面观察生活，但他所写的东西总是落在诗意的层面上，而这正是他、你和我生活的层面。顺便说一下，你以为我读了很多诗，其实不然。别人的诗我一句都不读^②。我对诗歌的感受使我极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这很危险，因为我一不小心就会不自觉地

① 何塞·罗德里格兹·菲欧（José Rodríguez Feo，1920—1993），古巴编辑、译者、文学批评者，曾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这封信写于1948年1月22日。

② 这是夸张之语，史蒂文斯未必真的不读别人的诗歌。他这么说，是对喜欢深挖细抠、牵强附会的评论家的一种讽刺。

捡起别人的东西。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我压根儿就不读别人的诗歌。似乎很少有人会让诗歌常伴左右，手不释卷。你可能会觉得惊讶，但这恐怕就是实情。大多数人读诗，是为了寻找“回声”，因为“回声”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在诗中跋涉，犹如小孩子在水里蹚来蹚去，用脚尖来试探水底，而“回声”就是那水底。叶芝为了保持自我，可以说极尽苛刻之能事，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这一点。不过，与其说这是一种保持自我的方法，倒不如说这是让那些一味寻找回声与影响之人败兴而归的一种方法。

「……」

致以永远美好的祝愿！

华莱士·史蒂文斯

十二

亲爱的丘吉太太^①：

《巴黎年历》^② 确实是个好宝贝；它是上个月末寄到我这里的，为我记忆中这个最漫长、最沉闷的月份带来了生趣和欢乐。我们偶尔一两天会碰着像样的冬日天气，但大多数时候，天气都是相当的恶劣。我不久前在冰面上摔了一跤，连着好几周都不得不待在家里，没法活动；连日都是糟糕的天气，再加上腿脚落下毛病，

① 丘吉太太，即芭芭拉·丘吉，亨利·丘吉之妻。1947年亨利病逝后，芭芭拉成为史蒂文斯晚年最主要的通信对象之一。两人的友情一直保持到1955年史蒂文斯逝世为止。这封信写于1950年2月1日。

② 《巴黎年历》（完整的书名是《巴黎两千周年年历》）是一本纪念巴黎建城两千周年（1950年），收录众多法国作家的作品原文并印有大量画作或照片的册子。这本年历还配有法国女作家柯莱特（Colette, 1873—1954）的语录，一日一则。

把我吓得够呛，现在连去公司上班，我都是坐出租车走的，所以，我格外渴望新鲜空气和户外运动。《巴黎年历》并不只是二者的补充，而是几乎完全替代了它们。一个人的精神活力和生命乐趣因此得以复原。我昨晚把《巴黎年历》摊在膝盖上，一个人把玩了好几个钟头。非常感谢你把它送给了我。这个集子让人叹为观止。柯莱特每日都在“数念珠做祷告”，把她放在那里，倒是给了她合适的位置。这本书可以说是“永传后世的善书”。

『……』我在等巴黎的消息，但一直没有等到。不过，即使消息来了，我也很可能不会看的，我现在既然卧床休息，自然除了卧床休息，就没有心思做别的事了。如果这意味着有机会可以写点什么，我倒乐于无视这样的机会。如今连思考都不大可能了。只要像我这样惨兮兮地过上一阵子，你就会意识到精神低落都是因何出现的，它们对人的自尊和雄心会产生怎样的伤害。幸运的是，我并非孤身一人。史蒂文斯太太是一位真正的天使，跟她在家中相守的时光是幸福的^①。

她昨晚告诉我，花园中有一处的黄水仙已经冒出了尖角，在屋前常青树枝掩映下的花坛里，雪花莲也已经绽放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每年那个角落的雪花莲都开得很早。我们通常要到二月底才会注意到它们。不管此时季节是早是晚，冬季就只剩下一个

① 史蒂文斯与艾尔西的婚后生活其实并不幸福美满。他对诗歌的投入、对艺术的热情并不能得到妻子的理解，两人的关系长期处于疏远和紧张，但大体稳固的状态。只可惜艾尔西在离世前销毁了史蒂文斯一部分涉及家庭隐私的信件，从已面世的书信里找不到与两人的复杂关系直接相关的证据。不过，考虑到史蒂文斯此时已步入晚年，病痛缠身，在家里也只有妻子相伴，他说史蒂文斯太太是“一位真正的天使，跟她在家中相守的时光是幸福的”，倒也并非全是假话。

半月了，而你也已买好了去欧洲的票；绝大多数人的生命之轮已经由数日前转到了不同的位置上。轮子开始向上旋转，我当然也愿意跟着它一起转动。就眼下而言，我已经错过了纽约很多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你的鸡尾酒会，对此我尤为觉得遗憾。天气有所好转的时候，恐怕会有更多的活动消息传到我这里。

此地远离纽约，不用跟人讨论埃兹拉·庞德其人其诗，不用理会报纸评论和展览（如果真有的话）所汇成的喧哗之声，不知何故，就像在阿尔卑斯山过冬，除了那里的重山复岭，你什么都不用发愁；有些时候，感觉那些山峰真的矗立在此处或附近，就在我们北国的清晨，在世界上最蓝的天空下。我并不是有意要夸大群峰的用处，但在这里，思考会变得容易一点。不过，要是这里必须思考的东西不多，或者说必须思考的场合不多，这么容易的思考反而变得无甚用处。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不大。还有，在这里，要区分思考与眺望窗外有何不同，并不总是很容易。外界的刺激很难穿透你的内心。

这一切听起来有点消沉。可实际上，我的身心健康得很，之所以犯愁，我想不过是因为我无法骑马绕着街区跑一圈。【……】

你真挚的朋友，
华莱士·史蒂文斯

十三

亲爱的威廉斯^①：

① 这封信是史蒂文斯 1951 年 4 月 23 日写给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慰问信。

前几天我听说，你最近与“自然”迎头撞上了，但所幸的是不会留下太多创伤，但愿这个消息是真的。也许各种任务期限会让你既烦恼不安，又兴奋不已。巴德学院^①之行极其愉悦——我就像回到了早期的美国，雨水打在屋檐上，那时的青蛙仍在鸣叫，与演讲者的声音争抢听众。这次经历对我而言是全新的，充满了乐趣，只不过我没听到肯尼思·伯克^②的演说就走了；其实，对他的演说，我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一点就出发了，但那天下着暴雨，洪水泛滥，十二点才到哈特福德。你的病情让大家既难过，又担心。我真心希望关于你的消息是属实的，等你方便的时候，一定给我带句话来。你这一生都在努力工作，现在到了事业的顶峰，你需要的只是时间，老年护理，还有安逸的生活，我希望最近发生的事能让你坚定决心（确实有此必要）从此更俭省地花用你剩下的一切。还是让我收回“老年”这个词吧。我比你年长，自然比你更痛恨这些词。如果说一个人的年龄取决于他的心态，你現在无疑只有二十五岁或者说二十八岁。我知道很多跟我们一样年纪的人，到现在还依然是前半辈子的样子，一点没有变老。我仍然时常去公司，因为我喜欢去那里，而且我也有需要用钱的地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了。从我在纽约得到的消息判断，你的自传出版后，必将享誉整个图书界。我上次见到玛丽安娜·摩尔的时候，她还提到你这本书呢。她如今可是纽约的风云人物之一，而我对如今的纽约却知之甚少。我每次到纽约，总是有没完没了的差事要办理，像买鞋、买袜等，几乎没有时间跟人见面。祝福

① 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是美国一所极负盛名的文理学院，位于哈德逊河畔。

② 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1897—1993），美国诗人、散文家、文学理论家。

你，老伙计，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叫你。希望有机会去探望你。但愿有此可能。

你一向真诚的朋友，
华莱士·史蒂文斯

十四

亲爱的艾伯哈特^①：

【……】你否认我对你产生过影响，我对此心有戚戚焉。“影响”这个问题总是惹得我心烦，因为就我自身而言，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什么人影响，而且，我一向有意不去读像艾略特和庞德这样矫揉造作之人的作品，生怕自己会吸收了什么，哪怕是无意识发生的。但是，有一种批评家总是不停地解剖自己阅读的材料，从中寻找回应、模仿和影响的痕迹，就好像没有哪个人是自成一体的，总是由很多人组合而成。『……』

博林根诗歌奖的评委上周末在纽黑文市碰面，我猜你知道他们选择了奥登。我去了一趟，在那儿过得很愉快。剑桥过去曾有这样一句玩笑话，剑桥真不像美国的一部分。纽黑文曾有人说过同样的话，但“剑桥”如今已变成了“纽黑文”。晚饭后，所有人都去听艾略特的诗剧^②，戏散了，人回来了，还在谈论着这出戏。

你真挚的朋友，
华莱士·史蒂文斯

① 理查德·艾伯哈特（1904—2005），美国诗人。

② 即艾略特的诗剧《机要秘书》。

十五

亲爱的佩卡姆先生^①:

我收到了你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的来信——信的内容很有意思——还有一封关于今年六月在毕业晚宴上致辞的请帖;不过,恐怕我不得不拒绝你的邀请。我从来都认为兼具诗人和其他职业身份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所以,勉强自己接受相左的理念,就好像只是给它提供释例和详细论证,对我来说,着实有点困难。你能找到比我更突出的典型,像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J. 柯萨特^②,他们都不只有一个面向;举一个还活在世上之人的例子,斯特吉斯·英格索尔^③就是出色的律师,同时也是杰出的绘画收藏家。我现在还在公司里做事,我想我应该将手头的业务交给其他人去做,最好交给身边人,能找到的人选应该不少。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很遗憾,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请。

你真挚的朋友,

华莱士·史蒂文斯

(责任编辑:傅燕晖)

① 莫尔斯·佩卡姆是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学者。他在1954年1月15日的来信中邀请史蒂文斯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行政管理学的毕业生发表演说。史蒂文斯的复信写于1月19日。

② 亚历山大·J. 柯萨特(1839—1906)是宾夕法尼亚土木工程师,热衷于赛马竞技和马匹养殖。

③ 罗伯特·斯特吉斯·英格索尔(1891—1973)在1948年到1964年间担任过宾夕法尼亚美术博物馆馆长。